

蕉
舍
吟
草

顧
一
樵
著

世界書局印行

蕉
舍
吟
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再版

蕉 舍 吟 草 (增訂本一冊)

定價金圓四角八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者	顧 一 樵
發 行 人	張 靜 江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蕉舍吟草序

余生四十年，歲庚辰，居茅廬，方學作詩詞。今存者僅茅廬浮圖關各一首。辛巳喪女慰慧，悲不自勝，赴東南旅途中，和淚作七絕四首，用梁任公癸亥爲余書申鳧盟詩韻，末首有曰：『曇花一瞬檀香散，夢斷千山萬水中。』不紀實情也是年秋始與段熙仲、華仲鑒等論詩，偶得天心一首，上半曰『午夜女聲靜』空山鳥語稀，天心雲出處，秋夢月來歸，』尙覺可喜。後續成『不惑分誰我難』知昨是非，葉紅堪煮茗，苔綠上征衣。』試作七律，益感工力不敵。時張北海作歸舟，華仲鑒作辨懷，俱有宋意，乃學和鄉夢雲上二首。東南歸途，在曲江得句曰：『一夜雨聲驚客夢，九齡風度仰危樓。』秋間遊黔，作花谿吟，前溪先生賜和有『東北支離悲痛在，西南飄泊苦甘同』之句，大有杜意，心嚮往之。後作

先父六旬紀念詩曰：『撥亂興邦夙夜心，冰寒履薄凜淵臨，波濤東海鯨鯢沸，烽火南疆盜寇侵，』友好以爲學杜，而『萬國旌旗明指掌，滿天星月叩靈襟，』實不啻太平洋戰爭同盟國成立之預言。待冬月赴昆明，遊大理，訪一塔寺，登點蒼山，則我國軍已決定遠征緬甸矣。

壬午春月登塗山，得句曰：『三過家門身不入，塗山難紀禹功年，凝雲月待星槎客，飛瀑蓮開水洞天。』不久，沈尹默先生發表偶效義山之作，友好爭相傳誦，乃學和數首，每首用句，大多平平，例如『病裏情懷風裏月，夢中消息雨中煙』、『倚竹橋邊燈似月，浣花溪上雨如煙』。第四首有句曰：『多情每苦愁如海，無語翻甘夢似煙』，似略勝，而接句『月顫窗紗傳脈脈，星搖燭影護翩翩』，亦較『低吟欲吐春絲盡，薄醉微憐燭影翩』爲優。可見詩意詩境，詩情詩心，決非易易。臘戌失守，余用前韻懷之：『四十功名塵與土，大千世界』

氣如煙；『邊外忽傳空臘戍，詩書漫卷意潛然。』由義山之作，一變而爲工部之調，豈得已哉！是年夏間，再遊皋蘭，初謁成陵，有句曰：『立馬崑崙懷博望，揮戈定遠靖萊茵。』是時德蘇戰局未定，而新疆已重歸中央，故余有西北西南同時遠征歐陸之夢。倘能起成吉思汗於九原，或不以余爲狂妄也。『籌邊豈必欲生還，留得丹心照雪山，』敬爲我籌邊將士誦之。

癸未春，余奉命訪印度，遍歷諸天竺。和平鄉訪詩翁泰戈爾故居，有詩紀曰：『雲遊來聖地，瞻拜入仙鄉。』新月靄相照，緬懷白髮長。『鹿野苑爲法輪初轉聖地，有中華寺、綺琴台、愛羅蘭、千佛洞均爲大觀，詩以紀遊。』塔琪宮爲印度蒙古王紀念其愛后之大理石墓，舉世聞名。余譯回教聖哲伊克博詩曰：『白壁生輝勝逝水，青春暫駐永長年。』『情懷自訴神天恨，淚睫交凝海石穿。』後遊錫金大吉嶺，感賦一律，曰：『何意王師輕出塞，徒教藩國失和戎，追

懷六十年來事，漢月依依入夢中。』

三竺歸來，乃赴新疆，計得南疆雜詠二十四首，又詠北疆十首，青海二首，皆絕句。友人最喜誦者，爲南疆雜詠之第一首及第末首。『未夢江南尋塞外，已隨明月到南疆。』『明朝有客崑崙去，傳語還憑馬上詩。』此類詩句，不到塞外，不易拾得也。維族語言謂跳舞爲「爲郎」，余曾戲作「爲郎歌」，附錄於此：『儂上鞦韆櫻在口，郎騎白馬拴垂柳，新月如鉤人去後，爲郎憔悴爲郎瘦。』『郎去南山除猛虎，去時桃杏紅無數，雪盡春歸郎未娶，爲郎歡笑爲郎舞。』

甲申春日，吳稚老八十，詩以壽之曰：『民生崇技藝，國語注音符，八十凌雲志，九洲勝五湖。』秋冬之交，中央徵集青年從軍，余有請纓之作：『絃歌風雨憶雞鳴，漫卷詩書樂請纓，四海干戈崇武德，八荒藍縷啓文明。』又和柳翼

老曰：『書生投筆從戎熱，國士貢言獻曝狂，豈爲楸枰爭黑白，欲憑肝膽報炎黃。』中央大學女同學從軍，余贈句曰：『好男誰說不當兵，好女今朝亦請纓。』『不辭石砭中流砥，寧別沙坪萬里征。』此詩已由劉雪厂先生作曲，爲女聲三部合唱譜，曾於音樂會中演唱。又舊作『落日洞庭霞，橫戈猛士家。』前由陳田鶴先生作曲，譜見樂風。

在時局十分緊張之中，余曾因禮樂館開會之便，赴北碚小住，見四弟壁懸山谷墨披，因得句曰：『有情皆滿願，無佛獨稱尊。』後返沙坪壩，繼成一律：『白首嘉陵客，青春字水痕，思量空涕淚，笑語記溫存，入世多情累，諸天我佛尊，散花香滿月，冰雪淨詩魂。』余於中大百忙中得此收穫，頗以自慰。

乙酉春日，余與三弟同遊真武山，歸來得句：『蜀土堯天闊，塗峯禹迹殊，呼歸雲作石，疏治水成圖。』元宵卽事句曰：『山中冬葉落，枝上喜春來。』植

樹節句曰：『塗山原蜀女，落地始天真。』後數月間，頗擬從此擱筆。日寇投降，喜訊傳來，乃朗誦工部詩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重理詩囊，率成一律：

『拋却詩囊曾幾時，驚人消息耐人思，八年涕淚愁何在，萬里江鄉夢亦疑，猶喜童心聞捷報，敢忘慈訓誤歸期，明朝巴峽樓船下，長跪萱闈訴別離。』

至是余決計返滬省親。八月十八日由渝飛昆，二十日轉芷江，二十七日抵南京。九月二日余首次返滬，五日返京，九日參加受降典禮，有詩紀曰：『受降台築紫金山，八載艱辛奏凱還。』八年抗戰，於此告一段落矣。

本集卷一，共收五律四十五首，五絕二十五首，七律五十首，七絕八十首，共詩二百首，字七千三百四十。起民國二十九年庚辰，至民國三十四年乙酉，

歷時六年。

本集卷二，共收詞五十首。較長調爲沁園春，百字令，滿江紅（四首）。平韻滿江紅係十萬英雄歌，驀山溪係青年從軍歌，御街行係送出征將士歌，好事近係自由中華歌，均已請人作曲。又塞外江南由劉雪厂製譜，喜雨由應尙能製譜，均調寄浪淘沙。

余填詞間喜用昔人韻，如沁園春用陸放翁韻，滿江紅用岳武穆，薩都刺韻，千秋歲用謝逸韻，唐多令用陳允平韻，鷓鴣天用辛稼軒韻，添字采桑子用李易安韻。其他和友人韻或用前韻者尙有八九首。故用韻自受限制者約佔總數三分之一。

以同調計，滿江紅四首（內平韻一首），臨江仙，鵲踏枝，南鄉子，浣溪紗各三首，鷓鴣天，浪淘沙，西江月，武陵春，添字采桑子，卜算子，點絳脣各二首。故

除重複者外，實得詞調三十二。另附曲四首，曲調一。

近年長國立中央大學，得識詞家喬大壯先生，屢承教益。又本集所收詩詞，曾請盧冀野兄分別指正，一併誌感。

今年元旦，冬月團圓，因填臨江仙曰：『夢裏山川身是客，微波蕩漾嘉陵，扁舟誰與五湖清，今年元夜好，明月是歸程。』

前在青木關會填西江月曰：

『客裏又逢花好，夢中已見峯彎。峨眉作別故鄉還，共飲梁鴻溪畔。』

日寇投降，勝利來臨，敬唱滿江紅曰：『馬關約，恥須雪，高句麗，恨曾滅。受降台重築，紫金山缺。一代凌煙燕許手，千秋流碧荑弘血。看今朝大纛引神鴉，瞻陵闕。』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顧一樵。

再版序

勝利歸來，曾集抗戰時所作詩二百首，詞五十首，刊印蕉舍吟草，廖蒙友好不吝指正，惠賜唱和，感慚奚似。丙戌春夕，閒步滬濱，偶得江南簫鼓一闌。二月二十五日赴東瀛，歷訪橫須賀港、吳港、廣島、神戶、大阪、京都、名古屋。四月二日乘我國空軍首次訪日專機返華，計程五週，得詩十首。其中壯遊一首，步杜少陵五十六韻，歷敘自余入清華讀書而遊美，而返國而任教而抗戰，以至於三度赴日，三十年來事。昔時友好如地山，如一多，均已作古，有不堪回首之感。余另有散記行雲流水，可相參證。

同年七月三十日離滬，經東京、關島、強生島、檀香山，於八月二日飛抵舊金山。十日由洛杉磯東飛，十一日抵華盛頓，十八日訪波士頓，二十二日訪達

爾頓之雷特飛機場。二十九日午夜離紐約，經新芬蘭，三十日午夜，到倫敦。九月二日飛巴黎。五日抵瑞士。在美時僅填南浦二闕。中秋節在瑞京熊城。翌日登聖女峯。後一日訪日內瓦。填水調歌頭二闕。九月十五日返巴黎。填八聲甘州及滿庭芳。憑弔拿破崙墓。憶舊作項羽劇。因填六州歌頭。十月五日返英。寓牛津。訪莎士比亞故里。並與熊式一陳通伯訪蕭伯納翁。莎翁商籟及法詩人翁賽詩二首。卽於是時譯成。十一月一日，至倫敦海邊候機。二日起飛。經法意埃及。伊拉克。印度。緬甸。暹羅。六日抵香港。由英乘飛船歸途中。填水龍吟三闕。七日改乘中航機飛滬。翌日爲先父三十周忌祭。途中有詩記曰：『奉母重違經月別。飛帆萬里託歸鷗。鄉心五處同長夜。淚灑孤兒三十秋。』是時母親及大哥小妹在滬。三弟在北平。四弟六弟在南京。五弟在華盛頓。而余在由歐返國途中也。及抵首都，已秋深。成七律二首。

丁亥春赴蘇州訪顧丞相墓作穹窿訪顧墓記又赴崑山謁亭林先生墓。
夏日赴臺灣登草山遊日月潭訪高山族因作水龍吟曰：

『却看天開南極，隱蛟龍雲沙無際。煙生日脚，冰寒月窟，鯨鯢誰騎。流水
渠成，高山族聚，翠凝香寺。喜梅花纔放，荷花便見，古東溟地。』

初秋來京聞史梅溪東風第一枝歌曲戲填秋虹曰：

『薄雨飛虹，涼風寒露，乍難將息。寒暖殘荷，玄武秋深，衰柳秦淮意淺。枝
枝葉葉待冬盡，垂絲春軟。儘多情宛轉，嬌鶯驚起，磯頭雙燕。』

中秋返滬，闔家團聚，填聲聲慢曰：

『瓣香初繞，燭還雙，天上幻影重重。擁出層霄，雲浮七寶玲瓏……散
花處看嫦娥起舞，桂殿蘭宮。』

秋意漸濃，秋聲環繞，余用稼軒韻填摸魚兒以送秋曰：

「更難收莫愁煙雨。磯頭燕子飛去。秦淮凝碧鍾山紫，霜葉棲霞無數。秋
勿住，弔井底胭脂寂寞台城路。江山不語，問花落花開，花殘花好，非霧亦
非絮。楸枰裏，不道蒼生盡誤。幾番風月相妬。陰晴圓缺風知否，離合悲
歡空訴。風莫舞，怕亂葉隨風席捲中原土。興亡最苦，且共撫危欄，秋聲環
繞，更上一層處。」

至此余決計不再作長短句矣。

再版續收各詩，最近者爲丁亥春日所作之玄武湖：

『湖上風光別有天，江南春去又經年。扁舟拂柳斜陽外，好夢依人逝水
前。花鳥閒雲愁脈脈，釵鈿橫海影翩翩。蒼茫獨對三更月，不待銷魂便黯
然。』

去秋余曾發表「中國的文藝復興」五篇，已交中華書局出版。近年試作詩

詞所以明其中甘苦即擬告一段落。舊作爲初版時刪去者姑再酌增若干首以誌鴻爪。五古數首採自歷史劇蘇武曾在重慶演出並見商務本。

昔年在渝曾試譯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之快樂頌由國立音樂院在青木關演唱並交大東書局出版。歐遊時曾在倫敦欣賞斯樂得與英譯歌唱對照去夏遊臺北曾由交響樂團及合唱團作偉大演出尤可欣慰。

戊子春太平老人三原于公七十壽徵詩詞余苦無以應乃集于公句以壽曰『我生爲世平不平羣衆無聲似有聲潤色江山一枝筆和風甘雨老人星』蓋輟筆數月不彈此調久矣。

三十七年五月四日顧一樵於金陵。

戊子夏日，詞人喬大壯先生自臺北返京，相與暢談。勝利後拙作，均請評正，並閱及「中國的文藝復興」校樣之一部。余以國立政治大學將成立，中國文學系請來任教，蒙慨然允諾，並謂即擬留京滬度暑，存臺書物可分贈臺大友好云。午後同遊中山陵靈谷寺，隔若干日，余以聘書送喬先生京寓，適已赴滬，蒙代收，因留置焉。孰意不數日噩耗傳來，先生竟自沉於姑蘇矣，傷哉！

八月十日，由京飛平，計已別十一寒暑。十七日赴瀋陽，訪北陵東陵，廿一日返平，有昆明湖泛舟賞月之約，未果往。翌日赴津，中途車阻，隔日復往。二十日飛青島，登勞山，作海水浴，遊湛山寺，四日抵滬，八日返京，而再版校樣已擱置案頭二旬矣。校既竟，夜過半，填金縷曲，以悼大壯詞人。昔顧梁汾於納蘭容若歿後，偶填大江東去，加跋語曰：『嗚呼，容若已矣，余何忍復拈長短句乎！』余不敢望前賢，心之所感，覺無以對老友，姑破涕爲之耳。八月九日夜校後記。